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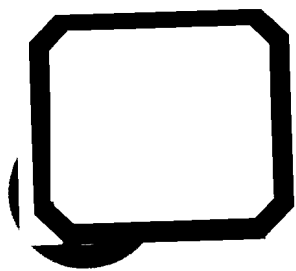


# 遭遇虚无与回到崇高： 白银时代的俄罗斯 宗教哲学

Encountering Nihilism and Returning to the Sublime:  
Russian Religious Philosophy of the Silver Age

车玉玲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遭遇虚无与回到崇高： 白银时代的俄罗斯 宗教哲学

Encountering Nihilism and Returning to the Sublime:  
Russian Religious Philosophy of the Silver Age

车玉玲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遭遇虚无与回到崇高 白银时代的俄罗斯宗教哲学 / 车玉玲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5161 - 1414 - 8

I. ①遭… II. ①车· III. ①宗教哲学—研究—俄罗斯—近代  
IV. ①B9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16675 号

---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陈彪  
特约编辑 李登贵等  
责任校对 韩天炜  
责任印制 王超

---

出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址 <http://www.csspw.com.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行部 010 - 84083685  
门市部 010 - 84029450  
经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

开本 710 × 1000 1/16  
印张 13  
插页 2  
字数 233 千字  
定价 39.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 序

王卓君

俄罗斯民族是一个坚毅而又充满理想的民族。其疆土地跨欧亚两洲，经历多次分合，且为外族统治多年。其思想文化深受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夹击和影响。20世纪初，这个“帝国主义最薄弱的地方”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又率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革命理想，从封建农奴制直接跨入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并在苏联 74 年集权制的政治统治下成就了军事和经济强国，期间打败了世界上最为强大的法西斯帝国的入侵，傲然成为两大对峙阵营的领头羊。可当这个庞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于 1991 年分崩离析之后，斯拉夫民族一度陷入谷底，不免使人黯然神伤。在 21 世纪的今天，这个国土面积最大的旧帝国还能再度崛起吗？

读俄罗斯历史，掩卷之余，我们不禁敬仰俄罗斯民族历史上多少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我们不禁赞美俄罗斯文化发展中多少可圈可点的巨星大家。对于稍有文化常识的人来说，普希金、托尔斯泰可谓是耳熟能详，而门捷列夫、巴甫洛夫也如雷贯耳，甚至柴可夫斯基和乌兰诺娃可以娓娓道来。但是对普通读者来说，俄罗斯白银时期的宗教哲学却比较陌生。俄罗斯的白银时代是相较于之前那个属于普希金等一代巨星的“黄金时代”的又一个命运多变而文化乖张的历史年代。这个时代对俄罗斯来说，本来不属于文化与哲学，而是属于资本与军火，但俄罗斯民族特有的创造力却催生出了从前掩隐而今熠熠生辉的宗教哲学。从本土的初步生成到后来流亡时代在巴黎的集聚，从思想的萌发到蔚为大观的哲学体系，弗兰克、别尔加耶夫、洛斯基、舍斯托夫、布尔加科夫、梅列日科夫斯基等多个俄罗斯思想家在高压下迸发出的创造力，让哲学史留下了可以不断回味与思考的财富。特别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以后巴黎的思想大系中，更是集中体现了这个民族在苦难中迸发的智慧和力量。

俄罗斯宗教哲学在其根本上思考的是人的问题，上帝不过是人自身神性存在的证明。具体言之，他们思考的是在科学理性的笼罩下，人以何安

## 2 遭遇虚无与回到崇高

身立命、以何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可以说，俄罗斯宗教哲学从独特的视角对西方思想史的理性主义哲学传统进行了深刻反思。人们追寻客观真理，揭示必然规律，人们探究宇宙星空，深觅终极实在，最终取得了巨大成功，并为现实社会的发展和人们物质生活的改善提供了无法比拟的便利和福祉。可是与此相伴，社会危机迭现、生态破坏不断，更为可怕的是人的心灵在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中逐渐消融与颓废，变得虚无空洞起来。尽管在白银时代的早期宗教哲学家那里，这类社会与精神现象还只是幼虫之蛹，但哲学家们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它在后世的泛滥趋势，并在自己的思想阐述中坚守了这样的原点和秉持：抵抗虚无主义，回到崇高本性。这个崇高本性就是人的心灵，或称之为“心灵的神性”。这样的观点在巴黎时期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后继者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阐发和系统的集成。由此我不禁想起卢梭说过：“宗教可以分为两种，即人类的宗教与公民的宗教。前一种宗教没有庙宇、没有祭坛、没有仪式，只限于对至高无上的上帝发自内心的崇拜，以及对于道德的永恒义务。”白银时期的俄罗斯哲学家大致设想的就是这种理想式的宗教吧！

回望整个人类思想史，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思想史，思想家们一直在纠结和思索的均是同一个问题：意义！从庄子的“吾生有涯而思无涯”，及普罗泰哥拉斯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经历几千年的嬗变、穷尽思想家们的心力，一直到尼采的“上帝死了”及福柯的“人的死亡”，传统形而上学的命题始终在思想的火焰中烧烤，止于今天被彻底颠覆，人们最终又回到了对自身意义的认识与把握上来。面对人人必须承受无法摆脱的两大烦恼：病理性烦恼和心理性烦恼，俄罗斯宗教哲学家的解答是：人必须经受与上帝同样面对的三大诱惑：物质的诱惑、理性的诱惑、权威的诱惑。上帝经受住了考验，且成为了神。而我们人类自己的心魔却又如何去克服呢？人必须凭借着人自身的神性及其对于神性的信仰而走向神人，并进而建立一个神人社会，这样才会达到人类社会的最高阶段与最美好的境界。

应该说，俄罗斯哲学家对现代社会的批判性预见是深刻而尖锐的，对意义世界的追求是庄严而神圣的，当然他们的解决方案虽不乏美与善的图景，但却是理想化的又是虚拟化的。当我们面临现代社会的各种社会病，当我们看到现代人类的各种精神病，当我们遇到各种自然的、社会的、精神的危机时，凡有灵性与良知的人都会发出追问与呐喊：我们的未来在何方，人类的出路在何处？这也可以说是在一种新的历史背景下的形而上学探问，而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仅依靠思想家来解决，还需要全人类所有成

员的共同努力。

本书对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的介绍和解读，让我们了解了一个时代，认识了一群有良知和思想的知识分子，也悟出了他们对人类命运的思考和解决未来的方案。我想补述一句的是，其实本书渗入了作者自身对这个世界意义的体验和认识，更映射出我国知识分子在新的历史时期的价值观和使命感。

以下诗句，引自歌德《浮士德》片段，窃以为可作为此书及本序言的一个注脚：

**好人儿，切莫误听！**

谁敢将他命名？

谁敢自认：

我信神？

谁又感觉到

而胆敢声称：

我不信神？

这个包罗万象者，

这个化育万物者，

难道不包罗和化育

你，我和他自身？

天不是在上形成穹顶？

地不是在下浑厚坚凝？

永恒的星辰

不是和蔼地闪烁而上升？

我不是用眼睛看着你的眼睛？

万物不是逼近

你的头脑和胸心？

它们不是在永恒的神秘中

有形无形地在你身旁纷纭？

无论你的心胸多么广大也可充盈，

如果你在这种感觉中完全欣幸，

叫它是幸福！是心！是爱！是神！

# 目 录

序 .....	王卓君(1)
引子 .....	(1)
<b>第一章 被遗忘的时代与被流亡的哲学:白银时代与宗教哲学 .....</b>	<b>(4)</b>
一 抗击虚无主义 .....	(5)
二 心灵是人的外部生命的存在基础 .....	(7)
三 俄罗斯理念与俄国知识分子 .....	(8)
<b>第二章 俄罗斯宗教哲学的产生、发展与使命 .....</b>	<b>(14)</b>
一 宗教哲学与俄罗斯文化 .....	(15)
二 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发展阶段 .....	(18)
三 “弥赛亚意识”:俄罗斯宗教哲学的底蕴 .....	(23)
<b>第三章 遭遇虚无之一:个体的无根基状态 .....</b>	<b>(34)</b>
一 人是悲剧的存在 .....	(35)
二 遭遇虚无之现状——客体化世界 .....	(50)
三 西方哲学危机之源 .....	(60)
<b>第四章 遭遇虚无之二:理性主义之罪 .....</b>	<b>(66)</b>
一 经验事实——客观现实——精神实在——原初实在 .....	(67)
二 生命高于知识:科学的极限与罪恶 .....	(77)
三 反抗必然性——超越理性主义的绝望 .....	(91)
<b>第五章 回到崇高之一:在何处与神相遇 .....</b>	<b>(101)</b>
一 神圣与神秘主义 .....	(102)



**2 遭遇虚无与回到崇高**

二 神圣性:交往的形上之维度 ..... (119)

三 完整哲学:外部存在与内在生命的结合 ..... (130)

**第六章 回到崇高之二:宗教哲学中的真理本质 ..... (143)**

一 事实真理与客观真理 ..... (144)

二 信仰真理与上帝 ..... (150)

三 宗教哲学中的上帝观 ..... (157)

四 神人与神人类 ..... (172)

**附录 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与启示 ..... (185)**

**后记 ..... (195)**

# 引 子

人需要一个遥远的光点，就像渺渺星斗。

——张炜《融入野地》

自19世纪以来，技术泛化与价值虚无是人类所面临的一个越来越严重的困境。如何克服这种困境，如何扬弃科学技术发展带来的一系列负面效应，已经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话语主题。在思想家们提出的众多拯救方案中，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即只有唤起人自身的完整性、唤起人对于完美与善的期待，恢复人自身的精神性与神圣性在其存在中的位置，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目前为了科学而科学的状态，从而使科学回到其自身应有的位置上。

那么，如何恢复神圣性在人的存在中的位置，如何使人脱离物化的存在状态而与神性相连——概言之就是，如何回到崇高呢？笔者认为，重建意义世界是回到崇高的正确途径，而重建意义世界所依赖的主要条件则是复归形而上学。但是众所周知，在20世纪无论是科学还是哲学本身，都不同程度地消解了形而上学，形而上学不仅被普通人甚至也被某些思想家看做是虚幻与靡费时光的闲谈。显然传统的形而上学本身无论就其“还原式”的思维方式还是其对于“存在者”的不懈追问上，都已经终结了，随之附着其上的一切意义与价值也消解了。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作为重建意义世界之依靠的形而上学不是在传统含义上使用的，而是指陈的形而上学“精神”，即“我们需要形而上学去保持完整与崇高”；或者说，形而上学能使人与神圣感相连，从而把人生统摄为一个向善翱翔的意义整体。从这个层面上说，形而上学在这里表现为人的内心的神性体验、人对于终极关怀的期待，因此可以说，形而上学是人的本性，是人性中蕴涵的神性。基于这种认识，笔者转向了对俄罗斯宗教哲学的研究，因为那是对人性中神性体验或者说神圣性的探索与呼唤。

俄罗斯宗教哲学不是试图树起一个外在的权威；恰恰相反，它试图推翻一切的外在权威，如集权专制、世俗教会、物化的世界，等等，从而彰

## 2 遭遇虚无与回到崇高

显人内心的神圣性，使生命获得拯救与尊严。正是这样一些宏观认识，激起了笔者了解与研究的兴趣；不仅是为思想家们的命运多舛与绝不屈服的灵魂，更主要的原因是，在俄罗斯宗教哲学家的思想中所感受到对人的存在的切己关怀，虽然他们是“宗教”哲学家，然而在他们的宗教中，上帝实际上就是人自身，因此他们更多谈论的不是上帝，而是“神人类”。或者更确切地说，上帝就是人内心的神性体验，宗教哲学家的主要工作就是唤醒人内心的神性、唤醒上帝。因此，他们更多的是从哲学的角度、从人的角度谈宗教，而不是相反。不仅如此，我常感觉，白银时期宗教哲学家的思想，对于今天处于物质社会、消费社会中的人来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虽然该流派的思想距离今天已经一个世纪，但它触及了现代人心中很多一直困惑的问题。思想家们对于生与死、永恒与短暂、孤独与时间、爱情与婚姻、神圣与世俗、幸福与苦难、末日与拯救等问题的精辟探讨，常常使我忘记了阅读的初衷，而像个贪玩的孩子一样在思想的密林中流连忘返。尤其应该指出的是，思想家们行云如水般的诗样优美文字，使阅读者在感受到思想魅力的同时，也得到美的享受。

大凡被冠以一个时代的文化现象，必有其独具的足以表明其个性风范的时代精神。当人们用“白银时代”来指称世纪之交的俄罗斯文化风貌的时候，大概是因为白银时期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和哲学家具有一个共同的文化取向，即强烈的对于精神的迷恋与执著地拷问心灵的倾向。具体言之，就是对于形而上的精神文化形态的倾心，以及旨在超越当下现时、转向远方彼岸永恒之心灵的漫游和探索，那种一心摆脱尘世物象的缠绕，而去追问人生意义的价值取向。应该说，这是白银时代流亡诗人与哲学家等文人的共同诉求。在宗教哲学中，这种价值取向表现为对于“神圣性”的追问。与传统的宗教之不同在于，虽然他们也认为神圣与上帝相关联，但是神圣性不来自外在的权威、外化的上帝，而是存在于人的内心；当内在的神圣性被唤醒的时候，我们就与活的上帝相遇了。在今天，人类需要一次精神上的复活。对此，我不在这里赘述。不过应该说明的是，白银时期的宗教哲学家们并没有明确地界定“神圣”的含义，或者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神圣”从内心体验的角度而言，是无法用清晰的理性语言描述的。也就是说，神圣本身具有“非理性”的特质。在这一点上，白银时期的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与德国基督教神学家鲁道夫·奥托具有某些共同之处，即“神圣”一词在道德和法律等<sup>①</sup>范围内使用时，只具有非本源的派生的含义，

<sup>①</sup> 索洛维约夫：《西方哲学的危机》，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2页。

本源性的神圣观念只是宗教领域中的特有范畴，而且本源性的“神圣”含义更多的是一种非理性因素。这种剔除神圣观念中理性因素后的剩余物，是宗教的根基，没有这种东西宗教就不成其为宗教。为了以示区别，奥托把这种非理性的因素称作“神秘的”（numinous），与此相通，俄国宗教哲学家索洛维约夫也把“神秘”作为其完整哲学和自由神智学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他说：“神秘主义独占统治地位，它在隐秘状态下或复合状态下，控制着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因素。”可见，在他的观念中，“神秘”是高于与控制理性和经验主义的决定因素。我们在阅读俄罗斯宗教哲学的著作过程中看到，“神圣”在其哲学中占据着至高的位置，不仅如此，俄罗斯宗教哲学批判了西方哲学知性思维带来的系列危机，认为西方哲学的危机就在于把客体和主体都溶解于脱离了具体对象的逻辑概念之中，这是把理性的认识能力发展到极端的抽象形式主义。在他们看来，西方文明造就了生命的个体形式和外部材料，却没有赋予人类以生命本身的内在内容，因为西方哲学忽略了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东西——神秘，他们由于过度关注部分而忽略了整体。为此，俄罗斯宗教哲学家力图找到一条真正的拯救的道路。在他们看来，西方文明不但不可能承担这种重任，而且自身已经陷入危机之中，而东方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了实现绝对一元化而消除了人的自主性，这也是没有前途的。未来应该属于第三种力量，这种力量的载体是作为东方与西方融合之中介的性格独特的俄罗斯民族。因为，在俄罗斯宗教哲学中体现了理性与非理性、人与神、多样与统一的融合。以理性主义形象出现的哲学是空洞的，而完全以非理性体验的神秘主义为内容的哲学则是无目的的，只有把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产生充满生命活力精神的哲学。应该说，这是俄罗斯宗教哲学力图达到的根本目标。

对于喜欢的东西（当然也包括让我们震撼的思想），不仅常常难以很清楚地说明缘由，而且也常有言不能及意之感。俄罗斯宗教哲学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魅力与美感，虽只稍窥，已经使我不由自主地为它倾心。本书分为六个方面，按照“遭遇虚无与回到崇高”这一线索对俄罗斯宗教哲学进行了梳理与解读，然而由于俄罗斯宗教哲学自身的丰富与深邃，及其笔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于有些哲学家的偏爱，在有限的篇幅中不能全面地阐释俄罗斯宗教哲学家的这一思想，只能留待以后的研究中弥补遗憾，也敬请学界同仁赐教指正。

# 第一章 被遗忘的时代与被流亡的哲学： 白银时代与宗教哲学

带着精神渴望的痛苦，  
我在沙漠中艰难前行。

——普希金

在俄罗斯的思想史上，有一个重要的时期曾经不仅在其本土被忽视，而且在整个人类的思想史上也一直处于不被重视的边缘，这个时期就是从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20年代（有些学者认为要扩展到30年代），通常学者们把这个时期称作俄罗斯的“白银时代”。这一称谓暗示着“白银时代”是对一百年前另一个时代——即从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的“黄金时代”或“普希金时代”——的延续，俄罗斯文化被认为在那个时期成型。白银时代的名称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俄国文学评论家、哲学家、学者和鉴赏家范围内已经很通行，尤其在30年代置身于西方国家的俄国侨民中逐渐普及起来。白银时代在斯大林统治下的20世纪的30—50年代，作为一种被查禁的与失落了的文化形象，其原因在于当时的社会环境没有它存在的土壤与空间。对这个时期的了解是从苏联政治较为自由的60—70年代开始，一个有限的读者群开始关注这一时期，尤其是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对此表露出了极大的热情，并认为这个时期的文化才真正代表了俄罗斯理念，但是对这个时期的研究还是小心翼翼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及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白银时代的复兴获得了自由的空间，俄罗斯的这场伟大的精神文化运动作为被延误收到的文化遗产获得了国内和国外学术界的重视。

白银时代是一个融合各种不同学说和信仰的时期。事实上，在世纪之交的俄国文化史中，多种学说并存：对东正教与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并存、唯科学主义与虚无主义对抗、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的思想交织，等等。在众多文化思潮的并存与冲突中，占据主流的文化形态只有两种，即

以社会革命为依托的马克思主义和以复兴俄国古典文化为目标的“俄罗斯文化的银色时代”，当然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俄罗斯的迅速传播，其日益占据了主导地位。这场被称为“精神文化复兴”的文化运动，表现对于“黄金时代”和作为俄罗斯文化缔造者的普希金的迷恋及其延续与重复历史的愿望。该文化运动首先在文学、艺术领域发端，诗歌、小说、音乐、戏剧、绘画等率先表达，随后是在哲学、宗教等人文科学领域的突进与深化。20世纪20年代之后，被迫流亡的文化精英们，其中比较活跃的如弗兰克、别尔嘉耶夫、洛斯基、舍斯托夫、布尔加科夫、梅列日科夫斯基等思想家们汇集到巴黎，继续以个体的思维系俄罗斯的人文精神，成为俄国流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把这场精神文化的复兴思想带到西方，引起了西方学界的广泛关注，现已成为欧美深感兴趣的一个课题。这场精神文化的复兴运动虽然传承了俄罗斯东正教的文化传统，但是它所思考与试图解决的问题域是整个西方文化语境所共同面临的困境，即近代科学理性发展带来的危机。可以说，俄罗斯思想家捕捉到了欧洲近代文化思想潜伏着的致命的困境，由此才会出现重塑文化精神品质的问题。俄国学者称“这个时期的特色是，自豪地重新发现俄国的历史并迅速与西方融合”。俄罗斯宗教哲学对于该时期文化复兴的推动与深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世纪俄罗斯宗教哲学大致有三个基本派别，一是宗教宇宙论，这个派别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布尔加科夫和弗洛连斯基，强调宇宙万物的神性和对造物世界的神化改造。二是基督教人本主义，这个派别的主要有别尔嘉耶夫的自由哲学、舍斯托夫的存在哲学、索洛维约夫的完整哲学、弗兰克的哲学本体论。该流派主要是关注人的命运、人的自由、存在的意义与根基、人性与神性的关系，等等。除此之外，还有一个“纯粹哲学”派，它创立了俄罗斯哲学认识论，主要代表人物是洛斯基和弗兰克。他们强调认识不是主体对客体的反映或概念把握，而是一种生命体验。在这三个派别中，影响深远的主要是基督教人本主义，本书重点对该学派的思想进行阐释和梳理。

从整体上看，基督教人本主义的俄罗斯宗教哲学主要有这样的几个特点：

## 一 抗击虚无主义

当虚无主义尚未在西方蔓延的时候，俄罗斯的思想家们就已经意识到

## 6 遭遇虚无与回到崇高

并开始反驳它、探讨其产生的根源与寻找解救的道路。其中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早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他的系列文学作品《地下室手记》（1864）、《罪与罚》（1866）、《卡拉马佐夫兄弟》（1879—1880）等都反映了人与信仰的关系及其丧失信仰之后人的存在的无根基的黑暗状态。他的主要哲学与神学思想集中体现在其最著名的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之中，在这部小说的重要篇章《宗教大法官》中，他道出了一个与尼采相同的结论：即人背离了上帝或者用尼采的话说“人杀死了上帝”。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基督受洗之后在旷野拒绝了魔鬼的三次诱惑为背景材料，阐释了人们已经忘记存在的最高目的——人的内在自由——而接受了魔鬼的三种诱惑，从此安于这种遗忘自由的表面幸福的生活。第一个诱惑是要自由还是要面包。基督坚决抵制了这个诱惑，他认为，人是不能单纯靠面包生活的，而魔鬼的尘世代表大法官们却认为，幸福就等于面包，为此他们甚至剥夺了人现已拥有的自由。第二个诱惑是人们应该相信奇迹与权威还是相信信仰的自由。大法官们认为，人们相信奇迹与权威，而基督则坚持自由的信仰。他认为，不能对人们的信仰施加任何外力，无论是奇迹还是权威。最后一个诱惑是万国权力的诱惑，同样遭到了基督的拒绝。但是大法官们却接受了这个权力，教皇就是这个权力的顶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此暗喻，在历史上以天主教为代表的基督教实际上已经完全接受了魔鬼的三个诱惑，彻底背弃了上帝，也就是背弃了对于“内在自由”的追求，人类正是按照大法官根据人性的弱点所设计的方向发展的。在背弃上帝的存在状态中，人们只能靠面包、奇迹、权威来生活，人们已经丧失了信仰上帝的能力，因为对上帝的信仰要靠内在的自由。这样，失去了与上帝关联的人们，不仅处于一种无根基的虚无状态，而且还处于“物化”与“权威”的控制当中。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思想对于其以后的思想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舍斯托夫、别尔嘉耶夫、弗兰克等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不仅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提到他，同时在思想上存在着共同之处，即抗击虚无主义。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们大多认为，虚无主义是西方思想家把基督精神理性化的结果。简言之，就是用理性的精神与原则替代了神性。西方近代以来新兴的科学理性的蔓延，带来了灾难性的结果，即外部现实的物质力量决定着、塑造着、统治着人的存在方式，人处于受“奴役”的状态。因此，必须反对理性原则对于人的支配，以整个生命存在去见证神性的真理。索洛维约夫在《神人类讲座》里对“基督在旷野中的诱惑”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深化与阐释，他认为基督所经历的三大诱惑，也就是人所面临的三大诱惑。他

说，这三个诱惑分别是精神诱惑、理性诱惑和肉体诱惑。天主教把上帝外化为一种使人信仰与服从的外部权威，信仰变成了外部的东西，这是精神的诱惑。新教和启蒙运动迷恋理性的力量，并试图借此建立尘世的天国，排斥了人的内在信仰本身，这是理性的诱惑。以实证主义为主导思想的现代社会，所面临的是第三个诱惑，即物质的诱惑。这个诱惑目前还正在盛行，并且在社会领域和个体的精神领域起着操纵的作用。显然，以上三个诱惑导致的结果是使个体处于丧失内在自由与信仰的虚无状态之中。对于这一问题，我们在以后的阐释中会进一步地解释与说明。

## 二 心灵是人的外部生命的存在基础

那么，靠什么去抵抗虚无主义，如何恢复人的存在尊严与生命的意义呢？这是俄罗斯宗教哲学家们所必然面对的一个问题。显然，在他们那里，生命中的“真”或者说生命的尊严与意义不能靠外界的物质力量来决定与获得，也不可能靠必然性、理性的法则来规定。在《西方哲学的危机》这本书中，索洛维约夫主要说明了西方哲学的危机就在于“知性思维方式”的统治，也就是说以知性思维为核心的理性主义是导致存在危机的根源。舍斯托夫也责问，哲学提供的那些真理，如客观规律、绝对理念、逻辑法则、普遍必然性、终极实在、自在之物等能为人之生存提供最终的根基吗？能使人克服对死亡的恐惧、克服个体的孤独与渺小的感觉吗？他们都认为，在理性的原则与至善的观念中，是无法感受到对个体生命最切己的关怀的。因为这些都是外在的事实，都是“从外向内”地对生命的审视，包括基督教也把上帝外化为一种绝对的权威。这些“外在的权威”不仅使人处于冰冷的控制之中，而且切断了人与超越性、神性的连接，从而使个体的生存处于无根基的状态。俄罗斯宗教哲学家认为，只有与神相通的“心灵秩序”才是人的外部生命存在形式和社会组织形式的“根基”。这是宗教哲学家们思想的一个根本基点，无论他们以何种方式、从哪个角度进入哲学思考，从根本上看，他们都认为人的心灵，或者更确切地说心灵中的神性，是人的世界的基础，即不是“物质的秩序和关系”决定一切，而是人的心灵给予一切的存有者以目的、价值和意义。索洛维约夫的“完整知识”、舍斯托夫的“圣经哲学”、别尔嘉耶夫的“自由”及其弗兰克的“实在”，虽然使用了不同的语词，但是实际上他们都是对19世纪末期盛行的“物质秩序决定一切”的思想的反抗，他



们都建构了一种以心灵本原为基础的哲学。

### 三 俄罗斯理念与俄国知识分子

俄罗斯人本主义的基督教哲学抱着“救世”的目的，力图通过回到人的心灵本原之中的途径，克服虚无主义与实证主义。虽然该学派大多数哲学家的思想都形成于19世纪中期，但是他们都如同尼采一样看到了“虚无主义”这个幽灵在20世纪的上空徘徊，预知到了20世纪的人们所面临的可怕敌人，所以他们不论是流亡还是入狱，终其一生都在和这个敌人作着顽强的斗争。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虽然他们面对的是西方人在世纪末期所遭遇的危机，但是他们试图用“俄罗斯式”的方法寻找解决的途径。这不仅是因为在他们看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是导致其存在危机的根源之一，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俄罗斯民族的文化特质和俄罗斯知识分子的特点促使他们提出了有自己特色的，有别于西方哲学家们的解决道路。

俄罗斯民族的地理位置、民族特征以及文化内涵都是非常独特的，这种独特性奠定了俄罗斯人精神结构的基础。从地理位置上看，俄罗斯民族横跨亚洲、欧洲大陆，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说，它既不是纯粹的欧洲国家，也不是纯粹的亚洲国家，东方和西方两种不同的精神在它这里发生着碰撞，别尔嘉耶夫把俄罗斯称作“巨大的东—西方”，它将两个世界结合在一起。从时间形态上看，俄罗斯经历了这样的几个不同时期，“有基辅俄罗斯、鞑靼压迫时期的俄罗斯、莫斯科的俄罗斯、彼得的俄罗斯和苏维埃的俄罗斯。可能还将有新的俄罗斯。……莫斯科的俄罗斯时期是俄罗斯历史上最不好的时期、最专制的时期，按其形式来说，它最能被认作是亚洲——鞑靼人的政权，但是爱好自由的斯拉夫主义者却根据误解而将其理想化。较好的基辅俄罗斯时期和鞑靼压迫时期，特别是对于教会来说是如此”。<sup>①</sup>在别尔嘉耶夫看来，几个不同时期的俄罗斯是不具有连续性的，或者说，由于东方和西方两种因素的角力，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俄罗斯有时被亚洲的集权与专制的精神所主导，有时则是被欧洲的自由精神与理性所蛊惑。这样决定了俄罗斯民族是最两极化的民族，它是对立面的融合与冲突的表现。因此，“它可能使人神魂颠倒，也可能使人大失所望，从它

<sup>①</sup>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3页。